



寇准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八一

寇准，字平仲，华州下邳人。父寇相，后晋开运年间，应征召担任魏王府记室参军。寇准年少时英俊豪迈，通晓《春秋》三传，十九岁参加进士考试。宋太宗选拔人才，多至殿前考问，年纪太轻的人经常被舍弃不用。有人教寇准增加年龄，他回答说：“我刚开始进取，怎可欺骗皇帝呀？”后来考中，授任大理评事，归州巴东、大名府成安两县县令。每逢定期征收赋役，没有立即出示官符文书，只是把乡里人的姓名贴在县城门口，百姓们都不敢延期。积官升至殿中丞、郢州通判。召试学士院，授为右正言、直史馆，任三司度支推官，转任盐铁判官。正逢朝廷诏令百官谈论政事，寇准极力陈述利弊，太宗更加器重他。升为尚书虞部郎中、枢密院直学士，判吏部东铨。曾经有一次在殿中奏事，言语不合皇帝的心意，太宗发怒起身要走，寇准立即拉住太宗的衣服，让他重新坐下，等事情决定后太宗才退下。太宗从此对他十分赞赏，说：“我得寇准，如同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。”

淳化二年春，天气大旱，太宗延请近臣询问时政得失，众人都回答说是自然现象。寇准答道：“《洪范》讲天人之间，相互感应，十分灵验。之所以出现严重旱灾，是因为刑政有不公平的地方啊。”太宗发怒，起身回宫中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召寇准问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，寇准说：“请陛下把二府的大臣召来，我马上就说。”太宗下诏召二府大臣入宫，寇准于是说：“前不久祖吉、王淮都枉法受贿，祖吉收取的赃物较少却被处死，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兄弟，所以虽然贪污了自己主管的钱财上千万，只被处以杖刑，并且仍然恢复他的官职，这不是不公平又是什么



呢？”太宗责问王沔有无此事，王沔忙叩头谢罪，于是太宗严厉斥责了王沔，并知道寇准可资重用。随即任命寇准为左谏议大夫、枢密副使，又改任同知枢密院事。

寇准与知枢密院事张逊多次在朝中争论政事。有一天，寇准与温仲舒同行，在路上碰到一个疯子迎着他的坐骑直呼万岁。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关系极好，张逊指使他揭发这件事情。寇准拉温仲舒做证，张逊则让王宾单独上奏。双方言辞十分严厉，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的缺点。太宗大怒，贬斥张逊，寇准也被罢为青州知州。

太宗很看重寇准，寇准离京赴任后，常常想念他，心中不高兴。他对左右大臣说：“寇准在青州高兴吗？”大臣回答说：“寇准去的是条件好的州郡，应该没有什么痛苦。”几天后，太宗又重新发问。左右大臣猜想太宗将再次召用寇准，因而对答道：“陛下想着寇准，一刻也不能忘怀，听说寇准每天酗酒，不知道是不是也想念陛下。”太宗沉默无语。第二年，召拜寇准为参知政事。

自唐末以来，外族民户有在渭南居住的，温仲舒任秦州知州，将他们驱赶到渭北，并且树立堡垒栅栏来限制他们的行动。太宗看了奏疏心中不悦，说：“古时候羌戎尚且杂处伊、洛一带，那些外族人喜欢移动不喜欢安定，一旦调遣，将重新困扰我关中地区了。”寇准说：“唐朝的宋璟不奖赏边境战功，最终形成开元年间的太平安宁。边境的武臣求取功劳而招来祸患，深可鉴戒。”太宗于是令寇准出使渭北，安抚那些外族民户，把温仲舒调到凤翔府。

至道元年，加官为给事中。当时太宗在位已久，冯拯等人上奏请求立皇太子，太宗大怒，把他们贬斥到岭南，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谈论此事。寇准刚从青州被召回朝廷，入宫拜见，太宗的脚伤得很厉害，亲自撩起衣服给寇准看，并且说：“你来得怎么这样迟缓？”寇准答道：“不是陛下亲召，我无法来京师。”太宗



说：“我的儿子中谁可以继承皇位？”寇准说：“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，与妇人、宦官商议，不可以；与近臣商议，也不可以；只能由陛下亲自选择符合天下人心愿的。”太宗低头很久，屏退左右的人说：“襄王可以吗？”寇准说：“知子莫如做父亲的，陛下既然认为可以，希望就此确定下来。”太宗于是以襄王为开封府府尹，改封寿王，立为皇太子。太子拜谒太庙后回宫，京师里的人拥挤在路边欢欣跳跃，说：“真是少年天子啊！”太宗听后不高兴，召见寇准对他说：“人心这样快就归附太子，把我放在什么位置？”寇准再拜祝贺道：“这真是国家社稷的福份啊！”太宗回宫对后妃们讲，宫中之人都前来祝贺。太宗再次出来，请寇准喝酒，大醉方罢。

至道二年，祭祀南郊，内外官员都晋升官秩。寇准一向所喜欢的人多获得台省清要之官，不喜欢的和不认识的都排在后面进升。彭惟节的官位一直在冯拯之下，冯拯转为虞部员外郎，彭惟节转为屯田员外郎，章奏上面排列官衔，彭惟节还是在冯拯之下。寇准大怒，以政事堂文书警告冯拯不要扰乱朝廷制度。冯拯十分愤怒，讲寇准专权，又上疏揭发岭南官吏除拜不公平等几件事。广东转运使康戡也说：“吕端、张洎、李昌龄都是寇准引荐的，吕端对他感恩戴德，张洎对他曲意奉承，而李昌龄则畏惧害怕，不敢跟寇准抗争，所以寇准得以随心所欲、破坏朝廷典制。”太宗发怒，寇准刚好正在主持祭祀太庙，太宗把吕端等人召来加以斥责。吕端说：“寇准刚愎自用，我们不跟他争论，是因为担心这样会有伤国家体统。”因而再拜请罪。等到寇准入朝应对，太宗跟他讲起冯拯的事情，寇准为自己辩护。太宗说：“你在朝廷上争辩，有失执政官的体统。”寇准还是竭力不停地争辩，又拿着中书门下的文书在太宗面前争论是非曲直，太宗更加不高兴，因而叹息道：“鼠雀还能知道人意，何况是人呢？”于是罢免寇准，让他出任邓州知州。



真宗即位，寇准升为尚书工部侍郎。咸平初年，移为河阳府知府，改任同州知州。咸平三年，到京师朝见，走到阌乡，又移任凤翔府。真宗巡幸大名府，诏寇准前往皇帝住所，升刑部，任代理开封知府。咸平六年，升兵部，任三司使。当时将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三使合为一使，真宗命令寇准裁定制度，于是以六名判官分掌三司事务，繁简这才适中。

真宗很久想任命寇准为宰相，担心他刚毅直率难以胜任。景德元年，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，过了一个月，都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寇准以集贤殿大学士位居毕士安之下。

当时，契丹入侵，派骑兵在深州、祁州一带抢劫掠夺，稍有不利立即退走，往来自如但没有斗意。寇准说：“这是想让我们习以为常而不加注意。请陛下训练部队任命将领，挑选精锐部队扼守要害之地以防备敌人。”这年冬天，契丹果然大举入侵。告急的文书一夜之间送来五次，寇准全部扣下，照常饮酒说笑。第二天，同僚们告诉真宗，真宗大为惊恐，向寇准责问此事。寇准说：“陛下若要了结此事，用不着五天的时间。”于是请真宗驾幸澶州。同僚们都很害怕，想要退下，寇准把他们拦住，让他们等待真宗起驾。真宗认为难以办到，想要回宫。寇准说：“陛下回宫则我不能与陛下相见，那大事就完了，请陛下不要回宫，准备起程。”真宗这才商议亲征事宜，召集群臣询问方略。

不久，契丹包围瀛州，直趋贝州、魏州，朝廷内外震惊恐惧。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，请真宗巡幸金陵；陈尧叟是四川人，请求真宗驾幸成都。真宗询问寇准，寇准洞察这两个人的打算，却假装不知，说：“谁为陛下出的这种计策，罪该处死。如今陛下神明英武，将帅团结一致，如果御驾亲征，敌寇必定会逃走。要不然，可以出奇兵打乱敌人的阴谋，坚持防守，使敌军疲乏困顿，以逸待劳，一定会稳操胜券。为什么要抛弃宗庙社稷，巡幸楚、蜀遥远之地，使所到之处人心崩溃、敌人乘势长驱深



人，天下还能保得住吗？”于是请求真宗巡幸澶州。

等到了澶州南城，契丹兵势正盛，众人请真宗停下来暗暗观战。寇准坚决请求道：“陛下如果不渡过黄河，那么人心就会更加恐慌，敌军士气则没有受到震慑，这不是树立神威、争取胜利的做法。况且王超率领精兵屯驻在中山府以扼制敌人的咽喉部位，李继隆、石保吉分兵布阵以扼制敌人的左右肘臂，各地征战镇守的部队每天都有赶来援助的，为什么还有顾忌而不敢进呢？”众人都很畏惧，寇准力争，事情决定不下来。出来在照壁间碰到高琼，寇准对他说：“太尉你蒙受国恩，今天有用来回报的吗？”高琼答道：“我是一介武夫，愿意以死报效朝廷。”寇准再次进去奏对，高琼跟随其后站在庭下，寇准厉声说道：“陛下对我的话不以为然，何不试着问问高琼等人。”高琼随即抬头奏道：“寇准的话是对的。”寇准说：“机不可失，陛下应当赶紧起驾。”高琼随即指挥卫士把御辇搬了进来，真宗于是渡过黄河，来到北城门楼，远近将士看见皇帝御盖，欢呼雀跃，声音传到几十里地之外。契丹人面面相觑，惊愕惶恐，不成队列。

真宗将军务全部委托给寇准，寇准禀承皇帝的旨意，专心决断，士兵喜悦。敌军骑兵几千人乘胜进逼城下，真宗诏令士兵迎战，杀敌大半，敌骑这才撤退。真宗回行宫，留寇准在城上，暗暗派人去看寇准在干什么。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寇准正和杨亿饮酒赌博，唱歌说笑，欢快呼叫。真宗高兴地说道：“寇准这样，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”相持了十几天，契丹统军挾览出阵督战。当时威虎军军头张环守着床子弩，按弩发射，箭射中挾览前额，挾览死后，契丹暗中送来书信，请求结盟。寇准不答应，而契丹使者请和的态度更加坚决，真宗将要答应他。寇准想让契丹使者向宋称臣，并且献来幽州之地。真宗对打仗已经厌倦，只想把契丹笼络住、不断绝关系而已。有人诬陷寇准利用打仗以自重，寇准不得已答应契丹使者的请求。真宗派曹利用到契丹军营中商讨



岁币之事，说：“数目在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。”寇准把曹利用召到帐篷里，对他说：“虽然有皇帝的敕令，你所答应的数目不准超过三十万，超过三十万，我杀了你。”曹利用到达契丹军营，果然以三十万订立和约归来。河北停战，都是寇准出的力。

寇准当宰相，用人不按官位次序，同僚们很不高兴。过了几天，又要选授官职，同僚让堂吏持着条例文书而进。寇准说：“宰相的职责在于进用贤人、罢黜不肖之徒，假如按照条例，只不过是堂吏的职能罢了。”景德二年，加授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。寇准对自己在澶渊之盟中的功劳十分自傲，即使是真宗也因此对他十分优待。王钦若对此非常嫉妒。有一天会朝，寇准先退，真宗目送他离去，王钦若趁机进奏道：“陛下敬重寇准，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？”真宗说：“是的。”王钦若说：“澶渊之战，陛下不以为耻辱，反而认为寇准有功，为什么呢？”真宗吃惊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王钦若说：“敌军兵临城下而被迫订立盟约，《春秋》认为这是耻辱；澶渊之举，就是城下之盟啊，以陛下至高无上的尊贵而签订城下之盟，还有什么耻辱能与之相比呢？”真宗脸色大变，很不高兴。王钦若又说：“陛下听说过赌博吗？赌博的人钱快输光了，于是把自己的所有财物都拿出来，称为孤注。陛下成了寇准赌博的孤注，这也太危险了。”

从此真宗对寇准的重用越来越少。第二年，罢寇准为刑部尚书、陕州知州，任命王旦为宰相。真宗对王旦说：“寇准多用官职许诺给别人，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恩赐。等你做了宰相，一定要引以为戒。”跟随真宗封禅泰山，升为户部尚书、知天雄军。真宗祭祀汾阴，任命寇准为提举贝、德、博、洺、滨、棣巡检捉贼公事，升兵部尚书，入判尚书省。真宗巡幸亳州，命寇准权东京留守，任枢密使、同平章事。

林特任三司使，因河北每年所交纳的绢帛空缺，催得很急。而寇准素来厌恶林特，极力支持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而阻挠林特，



并且讲在魏州时曾进交河北绢五万匹而三司不接收，所以才出现空缺。但京师每年要消耗绢百万匹，寇准所助交的才五万匹。真宗不高兴，对王旦说：“寇准刚强愤激的性格跟以前一样。”王旦说：“寇准喜欢别人记住他的好处，同时又想让别人害怕他，这都是做大臣的应当回避的，而寇准却专门这样做，这是他的缺点。”不久，罢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、判河南府。又移任永兴军。

天禧元年，寇准改任山南东道节度使，当时巡检官朱能协同内侍都知周怀政伪造天书，真宗向王旦询问此事。王旦说：“当初不相信天书的是寇准。如今天书降下，必须让寇准呈上来。”寇准于是进呈天书，朝廷内外都认为不对。于是拜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、景灵宫使。

天禧三年，祭祀南郊，寇准升为尚书右仆射、集贤殿大学士。当时真宗得了中风，刘太后在宫内参预大政，寇准秘密奏请道：“皇太子是人心所向，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，把皇位传给他，选择正派的大臣辅佐他。丁谓、钱惟演都是巧言谄媚之徒，不能让他们辅佐太子。”真宗认为很对。寇准暗中命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奏章，请求皇太子监国，并且想拉杨亿共同辅政。随后图谋败露，寇准被罢为太子太傅，封莱国公。当时周怀政坐卧不安，而且担心获罪，于是阴谋杀害大臣，请求刘皇后停止参预政事，奉真宗为太上皇，把帝位传给太子，并且重新任命寇准为宰相。客省使杨崇勋等人将此事告诉丁谓，丁谓穿便服、乘牛车连夜去找曹利用商议对策，第二天将此事上报朝廷。于是处死周怀政，寇准被降为太常卿、相州知州，移安州，又贬为道州司马。真宗开始并不知道情况，过了几天，问左右大臣说：“我好久没有看到寇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左右大臣都不敢回答。真宗去世时也讲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大事，对寇准十分重视和信任。



乾兴元年，寇准再次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。当初，丁谓出于寇准门下而当上参知政事，侍奉寇准十分谨慎。有一次在政事堂会餐，饭羹玷污了寇准的胡须，丁谓起身，慢慢为寇准拂拭干净，寇准笑道：“参知政事是国家重臣，怎么替长官拂起胡子来啦？”丁谓十分羞愧，于是越发倾轧排挤寇准。等到寇准被贬没有多长时间，丁谓也被流放到南方，经过雷州时，寇准派人带了一只蒸羊在境上迎接。丁谓想见寇准，寇准拒绝。听说家僮想要趁机报仇，寇准就把家门关上，让他们纵情赌博，不让他们出去，等丁谓走远了，这才开门。

仁宗天圣元年，移任衡州司马。当初，太宗曾获得通天犀，命工匠做成两条腰带，其中一条赐给寇准。寇准派人从洛中取回来，几天之后，他沐浴全身，穿上官服和腰带，向北方跪拜两次，喊左右仆人搬好床具，在床上去世。

起初，张咏在成都，听说寇准入朝当了宰相，对自己的部属说：“寇公是个奇才，可惜学问不够。”等寇准出任陕州知州，张咏刚好从成都离任归来，寇准精心安置供帐，盛情招待张咏。张咏即将离开，寇准把他送到郊外，问道：“您以什么来教导我呢？”张咏说道：“《霍光传》不可不读啊。”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回来后取出《霍光传》阅读，读到“不学无术”，寇准笑道：“这是张公在说我呢！”

寇准年纪轻轻就已经获得富贵，性格豪爽，喜欢狂饮，每次宴请宾客，都关上门户，卸下车马，尽欢而散。家里从来没有点过油灯，即使是厨房厕所，也必定燃用蜡烛。

在雷州一年多。去世之后，衡州的任命才到，于是归葬西京。过荆南公安时，县里的百姓都在路边设祭哀哭，把竹枝折断插在地上，挂满纸钱，过了一月再看，枯竹都生出了新笋。众人因而为寇准建立庙宇，每年供奉。寇准没有儿子，以侄儿寇随为继承人。寇准死后十一年，朝廷恢复他为太子太傅，赠中书令、



莱国公，以后又赐谥号为“忠愍”。皇佑四年，诏翰林学士孙抃撰写神道碑，仁宗亲自书写篆首，为“旌忠”。

【点评】寇准（961～1023年），字平仲，华州下邽（今陕西渭南）人。太平兴国年间进士，授大理评事、巴东县令、转成安县令，郢州通判。召试学士院，授右正言、直史馆，迁枢密直学士、判吏部东铨。他敢于直谏，被太宗比为魏征。淳化初，授枢密副使，又同知枢密院事，因事罢为青州知州。五年（994年），任参知政事。劝太宗立太子。至道年间，出任邓州知州。真宗即位，改为河阳知府、同州知州、凤翔知府。权知开封府，历三司使。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辽兵大举入侵，中外震骇，寇准力排众议，请真宗亲征，遂至澶州，和议而还。后为王钦若所诬。罢相，贬为陕州知州。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再任宰相。真宗病，刘皇后临朝听政，寇准秘密奏请以太子监国，事泄，罢相，封莱国公。丁谓乘机倾轧诬陷，寇准贬道州司马，再贬雷州司户参军，最后死于贬所。仁宗朝追谥忠愍，著有《寇莱公集》。

宋 祁 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八四

宋祁，字子京，和其兄宋庠同时举为进士，礼部上奏宋祁为第一，宋庠为第三。章献太后不想让弟弟在哥哥之前，就升宋庠为第一，而将宋祁置于第十。人呼两兄弟为“二宋”，以大宋小宋区别他们。做官为复州军事推官。孙奭举荐宋祁，改任大理寺丞、国子监直讲。参加朝廷诏召考试，授直史馆，又改太常博



士、同知礼仪院。有关部门说太常的旧乐几经损益，声音不和谐。朝廷诏令宋祁同按试。李照制定太常新乐，胡瑗铸造钟磬，都由宋祁掌管，此事的详细记载见《乐志》。参预修撰完成《广业记》，迁任尚书工部员外郎、同修起居住，权三司度支判官。正在陕西用兵，征用费用日益急迫，宋祁上疏说：

军队以粮食为根本，粮食以钱币为辅助，食货是圣人一统天下应具备的。现在左藏库没有多年的钱币，太仓没三年的粮食，南方冶铜业匮乏而不能发展，治平相承如此，已经自行彫伤困顿，真的是因为取之已尽，用之无度。朝廷在大的方面有三冗，小的方面有三费，这三冗三费使天下财货困迫。财货穷拮据用项拮据，而想兴兵远征，实在是没有办法。能除去三冗，节制三费，专门装备西北的屯兵，才可以高枕无忧。

什么是三冗？天下有固定的官职，却没有固定的人员限数，这是一冗；天下的厢军不参与战事，而消耗衣物粮食，这是二冗；僧道日益增多，而没有限定人数，这是三冗。三冗不除去，就不能治理国家。请求从现在开始，和尚道士已经受戒的人姑且保持原状，其他的僧人道士都还俗为百姓，这样可以得到耕夫织妇五十多万人，一冗消除了。天下厢军不挑出矮小瘦弱的人而都刺字为兵，仅仅是谋求他们服役，这些人原本不懂军事，又还每月支取官府的储粮，每年耗费府库的钱币，而几口之家，不能自己庇护其家，大多数就离开厢军而为盗贼，虽然招募他们，也无济于事，那些已经在兵籍的人就不必说了，其它的兵卒一律驱使他们归田务农，这样又得到尽力耕作的人几十万，二冗除去了。国家郡县，向来有固定的官职，譬如以十人为定额，通常增加到十二人，就是遇到官吏调任代理、获罪贬谪，随时要官替补而有人可取。现在一官还未空缺，就群起而争逐这一官职，州县



不比以前广阔，而官却是旧时的五倍，吏怎么会不苟且仕进，官怎么能不滥升迁。请朝廷诏令三班审官院内诸司、流内铨明确制定官吏限额，以此为固定的法规。那恩荫官、流外官以及贡举等科，都设实职选官的限额，稍微注意一下人员的选择，等有缺官时，计算缺员而补官，三冗也除去了。

什么是三费？一是佛道作道场设斋坛向神祈福，天天如此没有一天停止，而且由百官按需要的数量供给，到了无以计数的地步。他们都是以祝皇帝长寿，祀奉先烈、祈求民福等等为名，臣愚以为此事不过是主办人用以欺世盗名的计谋而已。陛下事奉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百神，所需牺牲玉帛，让主管人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奉上、按岁时定期献上，这足以条陈明德、佐助多福了，何必希冀繁杂琐碎的回报呢？那么一费就节制了。二是京城的寺观，有的多设服劳役的人，还添置官府，所耗衣食大致是其他地方的三倍。居住大屋高廊，不服徭役，坐食侵吞百姓，而且还自己募捐百姓的财物，营建祠庙，虽说不花费官府钱财，然而国家和百姓是一体，抛开国家而攫取百姓，那伤害都是一样的，请求罢除京师寺观，那么二费就节制了。三是派宰相为节度，而不检查边远要塞。节相的建立，或处边镇，或临军队，设置节相的公田，在于慰劳兵众，宴享宾客。现在大臣罢免，大都还白白享受恩典，浪费国家资财，没有比这更为严重的。请求从现在开始，地处非边塞要冲，州中没有军队驻扎，不得建立节度；已带节度的，不得留在近处和京师，那么三费也节制了。

臣又听说，人不为表率就无人相从，身不先行就没有信用。陛下亲自实行节俭，以此风范标示四方，衣服起居，没有超越旧制法规，后宫锦绣珠玉，不得胡乱浪费，这样天下就会响应，百姓的生计日益繁丰，人心稳定，战事可兴，风



行电掣，瞬间，即可饮马西河，愚蠢的戎酋，即在我手掌中了。

宋祁调判盐铁句院，同修礼书。依进官顺次应当知制造，而宋庠刚参知政事，就以宋祁为天章阁待制，判太常礼院、国子监，又改判太常寺。宋庠罢官，宋祁也出京师为寿州知州，又调为陈州知州。还京为知制造、权同判流内铨，以龙图阁直学士为杭州知州，留任翰林学士。提举诸司库务，多次勘正弊病，增设勾当公事官，其部下有议论厉害的人，都让先上报度量可否，而后再在三司议论，于是写成为法令。调知审官院兼侍读学士。宋庠又知政事，罢免宋祁的翰林学士，改任龙图阁学士、史馆修撰，修《唐书》。又迁任右谏议大夫，充任群牧使。宋庠为枢密使，宋祁又为翰林学士。

景佑年间，朝廷下诏求正直议论，宋祁奏说：“人主不决断是名分之乱。《春秋》写：‘落霜，不雕落豆苗。’上天的权威暂时停废，不能让小草凋落，就如同人主不决断，不能制服臣下。”又说：“和贤能之人谋划而和不肖之人决断，慎重地遴选大臣而轻率地任用他，大事不谋划而小事急迫，这就是所说的三患。”宋祁言意的主旨在于加强君主权威，区别邪正，解决当务之急，这些都切中时弊。

恰逢温成皇后进为贵妃。旧例，命妃都要发册，妃辞谢就停罢册礼。然而诰在主管部门，必须等到圣旨而后进内。还有，凡是制词，已经授于阁门使宣读，再交学士院书写，送到中书，以三省官衔做为了结，再送官告院盖印，就进呈宫内。宋祁正好该裁断此事，他不等候圣旨，写了诰书不送中书省，直接取官告院的印铃上，急忙封好进呈宫内。温成皇后正得仁宗宠幸，希望举行册礼，得到诰书大怒，把诰书扔到地上。宋祁因此得罪而出京城为许州知州。几个月之后，又召为侍读学士、史馆修撰。祭祀明堂，宋祁调任给事中兼龙图阁学士，因他的儿子随张彦方交游



而获罪，出京城为亳州知州。又兼集贤殿修撰。

一年多以后，宋祁调任成德军使，迁为尚书礼部侍郎。请求开放河东、陕西马禁，又请求恢复唐代驮幕的法规。过了三个月，调到定州，又上奏说：

国家的根本在河北，而河北的根本在镇州、定州，以镇州、定州扼制贼人的交通要道，可做国家的门户。况且契丹卑屈讨好五十年，是恶狼的样子，疯狗的心意，不可能没有动作。现在它垂涎定州、镇州，两军没有交战，就逼近深、赵、邢、洺诸州，直捣我边境之空虚，张开血盆大口，贪婪急进，无所顾忌。臣私下考虑想军队强盛，不如增加粮食财货；想士兵训练精良，不如选择优秀的将帅；想人们乐于争斗，不如重赏严罚；想贼四顾不敢前进，不如使镇州成为重镇，使定州成为强镇。以怯弱为耻，崇尚勇敢，好论国事，乐得而忘死；河北的人，差不多天性即如此。陛下对河北人稍加激励，不愁他们不战。用想打仗的战士，而没有良将，虽然好斗还会失败，没有粮食与财货，城池虽固如金汤，它的势力一定遭受损害。

现在朝廷选择将帅训练兵卒，筹措财货积蓄粮食，却以陕西、河东为先，河北为后，这非良策。西部贼人兵虽精锐但数量少，不能深入我境，河东有天险，使贼人惧怕。河北则不然，从蓟州一直望去，势同高屋建瓴，贼众击鼓而前进，如同走在蒲席上。所以防御契丹人应当先重河北，而谋划河北的人舍弃镇州、定州不论。臣希望先向镇、定二州运送粮食，镇、定粮食充足后，可以运入其他州郡。众将在陕西、河东有立功行状的人，能调到镇、定，那么镇、定二州就举足轻重了。天下长时间和平，马越来越少，臣请求多用步兵。说到云奔飏驰，抄后掠前，这是骑兵的长处，而强弩大棒，长枪利刃，什伍相联缀，大呼着与敌人近战，这是步



兵的长处。臣估计朝廷和敌人对抗，一定不准备深入敌境穷追，攻打并把他赶到边境便罢了，这不必期待于骑兵而步兵就足够用了。臣请求减少骑兵增加步兵，因为马少则骑兵精良，步兵多则争夺强健，我朝能用步兵的长处，契丹虽然骑兵多，也无用武之地。

镇州、定州是一个整体，自从先帝以来，二州就同属一道，将帅是一个人而兵卒也不分开，所以定州击刺其胸，则镇州攻打其胁，这是自然形成的形势。现在将其一分为二，明显是有害的，屯驻的山寨以及山川险要的地方都分属两州，平时的号令公文不能划一，贼人倘或攻打营垒则彼此不能相互谋划，还有谁肯担当此责任呢！请求合并镇州、定州为一路，以将相大臣统领此路，无战事时以镇州为治所，有战事就迁治所至定州，指明授予诸将，权力划一而责任有归属，这是策中之上策。陛下应当居安思危，缜密地谋划长远的事，如果等到事情发生后再谋求解决，就危险了。

河东骑兵强盛，士卒善于奔驰突击，与镇、定二州如同表里，然而东下井陘，不到百里即可进入镇州、定州了。贼人如果深入，以河东强健的骑兵协助镇州、定州的步兵，掩杀其衰败要逃回的人，这样做乃为万全之策，这是一奇啊。臣听说切实于运用的事，不可以文饰后再陈述，臣所议论的事目繁杂琐碎，要待刀笔吏将原委曲折厘清才能明白，臣已按简便的方式说明此事，就另外上一篇择将蓄财的封章，请求下达枢密院、三司，由他们裁定此议。

宋祁又上《御戎论》七篇。加官端明殿学士，特别调任吏部侍郎、益州知州。不久除授三司使。右司谏吴及曾说宋祁在定州为政不平，纵容家人借用公使钱几千缗，在蜀地奢侈过度。这以后御史中丞包拯也说宋祁多游玩宴乐，况且他的哥哥刚执政，不可出任三司。就加官龙图阁学士、郑州知州。《唐书》撰成，调



任左丞，进任工部尚书。因羸疾请求便于就医用药，入判尚书都省。过一个月，拜为翰林学士承旨，朝廷诏令宋祁入朝值班时准许带一个儿子侍候汤药。又任群牧使，不久去世。宋祁留下遗奏说：“陛下享国四十年，东宫之位尚空虚，天下系于希望，人心不安。为社稷长远打算，不如选择宗室中的贤才，进爵为亲王，为宗庙之主。如果六宫有分娩之喜讯，圣嗣蕃衍，则宗子降封郡王，以此避嫡子，这是安定人心、防祸患的大计。”

宋祁又自作墓志铭和《治戒》以此交给他的儿子：“三天入敛，三月安葬，小心不要被流俗阴阳所拘束。棺材用杂木打制，油漆棺木的四会，涂三道漆即可，使几十年足以晾干我的骸骨、朽坏我的衣巾而已。不要把金铜杂物埋在冢中。况且我的学识不能自成一家，文章又仅达中人水平，不足以留传后世。为官在二千石之下，不要请求谥号，不要接受赠与、典礼。墓冢上种五棵柏树，坟修三尺高，墓前不得用石人、石兽。你们不可违背我的命令。你们兄弟十四人，只有两个小儿未仕，把你们托给莒公。莒公在，你们就不孤独。”后来赠宋祁尚书。

宋祁兄弟都以文学显名于世，而宋祁尤其擅长做文章，善于议论，然而文章的清新简约及庄重不如宋庠，议论者认为宋祁官未达三公辅相之高位也是因为这一点。宋祁修《唐书》十几年，自为亳州知州，出入朝廷内外曾将书稿随身携带，做列传一百五十卷。参预修《籍田记》、《集韵》。又撰《大乐图》二卷，文集一百卷。宋祁所到之处，治理政事明智严谨，喜欢订条文、教令。他的儿子遵循《治戒》的意愿不请求谥号，过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学士承旨张方平说宋祁应该得到谥号，谥号为景文。

【点评】 宋祁(998~1061年)，字子京，安州安陆(湖北安陆县)人。仁宗庆历五年五月降诏，开局修《唐书》，宋祁即是同刊修官，负责列传的撰写，后来欧阳修入局主持纪、志、表的修撰刊定，



约在嘉佑五年最后撰成《新唐书》，前后经过十七年，其中欧阳修、宋祁出力最多。《新唐书》二百二十五卷，包括本纪十卷、志五十卷、表十五卷、列传一百五十卷。记载了唐高祖武德元年(618年)至哀帝天佑四年(907年)唐代二百八十九年的史事。与《旧唐书》相比，《新唐书》删去本纪的十分之六七，使其内容显得简明；对于列传，则删去旧书的六十一传，另加三百余传，不仅使内容更加丰富，而且入选更为得当；续撰《仪卫志》、《选举志》、《兵志》，这是以前正史中所没有的，增置《宰相表》、《方镇表》、《宗室世系表》、《宰相世系表》，以便查阅。总观《新唐书》，在体例上有所创新，内容上有所增补，文字也比较严谨简明。由于当时追求“事增于前，文省于旧”，所以文辞刻意求简，以致记载中出现不少史实含混不清，年代不明的地方，有时甚至凭个人爱好随意改动奏议原文等等，这无疑有损原意及其史料价值。

狄青传

——《宋史》卷二九〇

狄青，字汉臣，汾州西河人。善于骑马射箭，起初隶属骑御马直，被选为散直。

宝元初年，赵元昊反叛，皇帝下诏挑选卫士戍守边境，任命狄青为三班差使、殿侍、延州指使。当时宋军将佐屡屡被贼军打败，士兵们士气低落，但狄青每次行动经常担任先锋。四年时间，前后一共进行了大小二十五次战斗，狄青曾身中流箭八次。攻克了金汤城，夺取了宥州，歼灭了唃咻、岁香、毛奴、尚罗、庆七、家口等部族，焚烧了他们聚集来的财物成千上万，收取了西夏人的营帐二千三百个，俘虏五千七百人。又在桥子谷修建城



墙，修筑了招安、丰林、新寨、大郎等城堡，全都是扼制贼军的关键之处。曾经激战于安远，身负重伤，闻听到贼寇又到了，立即挺身而出，驰马赴敌，部下们紧紧跟随他，奋勇杀敌。每当遇见敌人就披散着头发，戴着铜制面具，来回驰骋冲杀于贼阵中，所向披靡，没有人敢同他交锋。

尹洙担任经略判官，狄青以指使的身份拜见，尹洙同他谈论军事，认为他很出色，便向经略使韩琦、范仲淹推荐说：“这人有良将之才。”韩、范二人一见狄青就十分惊奇，热情周到地接待他。范仲淹把一部《左氏春秋》赠送给他：“身为大将却不知古今历史，只是匹夫之勇罢了。”狄青从此改变了平日志向，发愤读书，系统掌握了秦汉以来将帅们的用兵之法。从此更加被世人所知。因功累迁至西上閤门副使，提升为秦州刺史、泾原路副都总管、经略诏讨副使，又加任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、惠州团练使。

宋仁宗看到狄青屡立战功，就想召见并问他有什么制敌策略，正好贼军侵犯渭州，便命令他画一份形势图进呈。赵元昊称臣后，调任真定路副都总管，历任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、眉州防御使，升任步军副都指挥使、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，又升任马军副都指挥使。

狄青崛起于行伍之中，十几年时间取得了尊贵的地位，这时脸上刺的黑字还在。皇帝曾经下令让他敷上药物以除掉脸上的字迹，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：“陛下以军功提拔我，并没有看我的出身门第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都是因为有这个刺字啊。我情愿留着它来劝勉激励我的部下，所以不敢遵从您的诏令。”担任彰化军节度使出知延州，又被提升为枢密副使。

皇祐年间，广源州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反叛，攻陷了邕州，又攻克沿江的九个州，围困广州，岭外动荡不宁。杨畋等人奉命去安抚节制这次少数民族的起事，出师许久却毫无建树。朝廷又